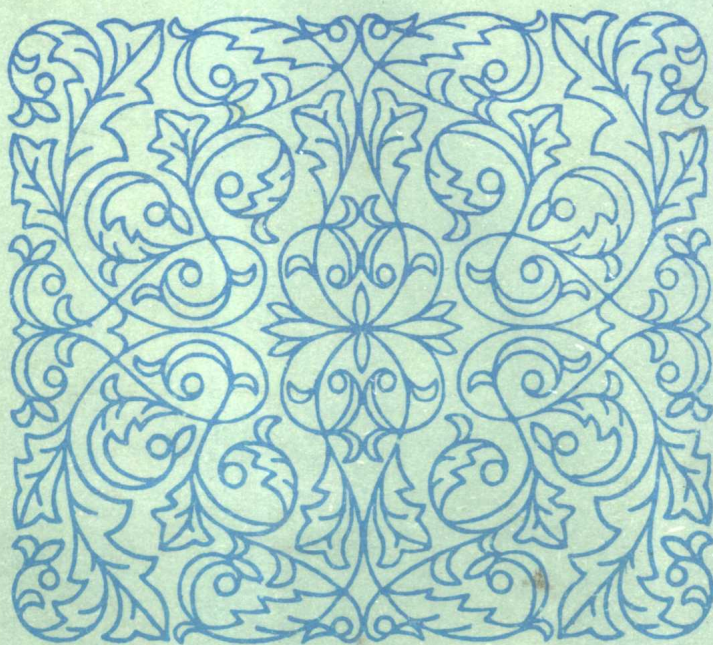


民國叢書

第三編

· 56 ·



民國叢書

第三編

· 56 ·

文學類

中國民歌研究

謎語研究

說書小史

大鼓研究

彈詞小說評考

彈詞考證

胡懷琛著

陳光堯編

陳汝衡著

趙景深著

阿英著

趙景深著

上海書店

趙景深著

大鼓研究

WCS-2 2004

中華民國二十六年一月初版

六五四六上

(84413.1)

百叢書
大鼓研究一冊

每冊實價國幣貳角
外埠酌加運費匯費

著者 趙景深

主編兼
發行人 王雲五

印刷所 上海河南路
商務印書館

發行所 上海及各埠
商務印書館

版 翻
權 印
所 必
有 究

(本書校對者林仁之)

本書據商務印書館1937年版影印

序

大鼓是一種野生的藝術，牠是素樸而富於生命力的民間文學，一向受正統派文人的鄙視，然而在今四十年代，牠是逐漸的擡頭，被一般前進的文學史家承認其相當的地位了。

就在四十年代的開始，一九三一年，陸侃如、馮沅君等著中國詩史，第一次把八角鼓的名詞和秋聲賦、風雨歸舟等正式的引入文學史內，把牠們與唐詩宋詞元曲同樣的看待。倘若說，小曲是明代的一絕，大鼓怕是清代的一絕了吧？

過了兩年，即一九三三年，李家瑞的北平俗曲略由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出版，於是正式的國立學術機關也把大鼓之類的俗曲作學院式的研討了。

再過兩年，即一九三五年，鄭振鐸編世界文庫，列入韓小窗的東調選和羅松窗的西調選，於是大鼓乃能與塞萬提斯、果戈理、哈代、巴爾扎克、愛倫坡、托爾斯泰、高爾基等輩並駕馳騁。

再過一年，即一九三六年，我就試寫了這一本小書大鼓研究，這是第一部談論大鼓類別、起源、體製及其演唱的書，事屬草創，內容難望完美，我希望將來能有機會修改增補。

的確，大鼓有好多種是在文士文學中找不出來的，如大鼓中的活捉和擗鏡架，子弟書中的得鈔妻和林黛玉悲秋，牌子曲中的竈王朝天和趙匡胤打棗，岔曲中的急風驟至和風雨歸舟；真可說是絕妙文章。羅松窗、韓小窗輩所作者雖爲子弟書，但他們的藏舟、白帝城、寧武關等至今仍常在大鼓書場中演唱，與通俗文學同等的看待。

希望在一二年內，全般的中國文學史中也能讓大鼓這株野草擠進去在園內滋長。

一九三六年八月，趙景深。

中國音樂史 13

目次

上編 總論

第一章 大鼓的類別.....	一
第二章 大鼓的起源.....	五
第三章 大鼓的體製.....	一二
第四章 大鼓的演唱.....	二〇

下編 分論

第一章 子弟書.....	三五
第二章 快書.....	四三

大鼓研究

二

第三章 牌子曲.....	五四
第四章 岔曲.....	六九

大鼓研究

上編 總論

第一章 大鼓的類別

大鼓的種類很多。老蠶的說大鼓云：『大鼓派別，今有京音大鼓、奉天大鼓、山東大鼓（又名梨花大鼓）、京東大鼓（又名客大鼓），皆以地名、地方色彩極重；惟梅花大鼓以各種別調穿心，最爲後進，似天津新調。八角鼓乃滿洲人專門玩藝，其源屬於旗兵凱歌，不屬大鼓一類。大鼓以梨花爲最早。梨花本名犁鏵片，乃農器之碎鐵片也。農人唱農歌，利用碎廢農器，此上古擊壤扣木之遺意也。此片後用鐵工專製，今多改用銅片，漸失本源。梨花大鼓唱者皆山東產，唱皆整本大套，今女子多唱零

段矣」。

不過山東大鼓，「整本大套」和「零段」似乎是兩樣東西，零段本來就是零段，決不是從整本大套中截取下來的。因為整本的有說有唱，零段則有唱無說，且自爲起訖，有頭有尾，二者分別甚明。我們的目的只想略說有唱無白的短篇敘事歌，以大鼓書場所唱的大鼓爲限；並擬在總論中側重被稱爲正宗的京音大鼓。至於鄭振鐸在一九三三年的古籍發見中所舉的呼家將、亂柴溝、大明與隆傳之類，那些都是整本大套的，此處預備不去談牠們。

李家瑞的北平俗曲略（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出版，一九三三）也談到大鼓的分類：「大鼓書的種類，用樂器分則有梨花大鼓、鐵板大鼓、五音大鼓，用地域分則有京調大鼓、山東大鼓、樂亭大鼓、奉天大鼓、天津大鼓。然而無論他是什麼大鼓，統統都是彈絃打鼓的，不過有的是外加兩片梨花簡（即明會典所稱花梨拍板），有的是外加兩片半月形的鐵片。所以大鼓的名稱雖多，大別之不過是梨花與鐵片二種而已」。

據現有的文獻看來，至少我們可以說京音大鼓、山東大鼓和奉天大鼓這三種的文詞是沒有

什麼分別的。很清楚的標出，京韻大鼓（即京音大鼓或平音大鼓）的有楊慶五的大鼓書詞彙編（一九二〇），他在這結集裏標出京韻大鼓有下列十六種：昭君出塞、古城訓弟、徐母罵曹、長板坡舌戰羣儒、草船借箭、戰長沙、單刀赴會、南陽關、羅成叫關、憶真妃、烏龍院、活捉張文遠、別母、亂箭以及遊武廟，而龍鍾在鼓場感舊錄裏所舉的山東大鼓就提到謝大玉的借箭（即草船借箭）開鈴（杜大桂唱）又即是憶真妃，都是與京音大鼓相同的。專談奉天大鼓的，有舒適的談奉天鼓兒詞（見會友週刊第十期，河南大學出版，一九三二）。他在那篇裏也提到憶真妃和寧武關（即別母和亂箭），並且很明瞭的、肯定的說：「奉天大鼓與京調大鼓頗相近，確係同源異流。惟於紅牙按拍，絃鼓登場時，歌喉宛轉，音調抑揚之法，略有差別耳」。

最近長澤規矩也給阿英的信云：「最可怪，北平所歌奉天大鼓與奉天所歌奉天大鼓全不同，一用鐵板，一用木板。北平所云奉天即樂亭調，奉天所歌亦非奉天原產生者」。

明標爲奉天大鼓者，有學古堂的彩本小書：第四四號武家坡、第八〇號小姑不賢以及第九二號小寡婦改嫁。其中武家坡一作樂亭調，可見北平方面是常以奉天大鼓與樂亭大鼓相混的。

明標爲樂亭調大鼓者，文明大鼓書詞中有武家坡、朱買臣休妻、大上壽等，學古堂本有妓女悲傷、熱客回頭、韓湘子出家、呼延慶打擂、觀音賜箭、韓湘子得道、丁香割肉、十女誇夫等。其中熱客回頭與文明大鼓書詞中所有者相同，但文明大鼓書詞此種並未標明樂亭調，是把牠當作京音大鼓的。本書對於奉天大鼓和樂亭大鼓甚至西河大鼓（文明大鼓書詞中有桃園三結義、鞭打督郵、滅賊匪孫堅遇劉備等）都預備不談，上編談京音大鼓，下編則談子弟書、快書、牌子曲以及岔曲，因爲這些都是大鼓書場中常唱的主要部分。

類別既明，下面便略說一說大鼓的起源。

第二章 大鼓的起源

大鼓的起源至今還是一個謎。盧冀野鼓子詞談云：「鼓子詞之名始於趙令時商調蝶戀花譜會真記事。南宋而後，廣行民間。陸務觀詩所謂「斜陽古柳趙家莊，負鼓盲翁正作場。死後是非誰管得，滿村聽說蔡中郎。」瓜棚豆架，聲鼓揚聲之狀，舉可想見焉。但是，侯鯖錄的商調蝶戀花有「奉勞歌伴，先聽格調，後聽蕪詞」的說白，以後每段都有「奉勞歌伴，再和前聲」的說白；至於唱句，完全與現在所唱的大西廂、拆西廂、拷打紅娘等不同。琵琶記似乎就不曾在大鼓裏有過，即使有也是不甚流行的。徐嘉瑞的近古文學概論也把大鼓的來源遠溯到北宋，引東京夢華錄爲證。我覺得這都未免說得太遠了。

周榕生序大鼓書詞彙編云：「鼓詞之肇，遠不可稽。明賈島西有鼓兒詞之作，或其嚆矢」。這算是比較舉得近一點的。但賈島西的鼓兒詞也還不是現在的大鼓。

徐敏序同書云：『琵琶別抱，明妃竟嫁單于；琴軫摧殘，伯牙空悲鍾子（出塞、揮琴最先見）此大鼓曲之濫觴也』。他以為昭君出塞和子期聽琴是最先見的。這當然是個可珍貴的意見。不過我總以為這話不大可靠。我相信大鼓初起時是極純粹的，到後來纔收二黃和西皮之類。昭君出塞和子期聽琴都帶有二黃，大約較為晚出。牌子曲卓二娘三本云：『三姑娘先唱了一段南陽關與昭君出塞，不啻嘍嘍，又來了一段（兒）子期聽琴：這三回都帶二黃。』（原出夜雨秋燈錄：『問：「工吟否？」曰：「鼓兒詞未嘗不成句也」』）。大鼓吸收皮黃，時期較後，並非是我一個人的主張，實在是大家的公言。大龍談鼓云：『近來潮流所趨，每於奉天大鼓中夾唱平劇一段，如四郎探母、秦瓊賣馬、二段西皮正板，即其例也。推其用意，蓋欲於柔和之中，略寓爽利之音，藉以資調和聽衆之情感耳』。劉鶚的老殘遊記（一九〇六年序）也記王小玉的大鼓書道：『他卻嫌鄉下調兒沒甚出奇，就常到戲園裏看戲。甚麼西皮、二黃、梆子腔等調，一聽就會；甚麼俞三勝、程長庚、張二奎等人的調子，他一聽也就會了。仗着他的喉嚨，要多高就多高；他的中氣，要多長就多長；他又把那南方的崑腔、小曲，種種的腔調，他都拿來裝入這大鼓的裏面』。劉鶚寫這部書約在一九〇六年左右，即光緒三十二年。

可見「帶腔」是起得很晚的。

胡懷琛在中國民歌研究裏說：大鼓書出現「至多也不過二十幾年」，也許就是依據老殘遊記的著作年代而推測的，但這個說頭又未免說得太近了一點。

修賦敏在新舊戲曲之研究裏以爲大鼓書「興立已經有了五十多年」，這話似較可靠。我認爲大鼓書正式的成立至少該在同治二年（一八六三）以後。因爲同治二年所增補的都門紀略詠大鼓書的詩還只是這樣說：「彈絃打鼓走街坊，小唱閒書急口章；若遇春秋消永晝，勝他蕩落女紅粧。」可見當時唱者雖是男子（因有「勝他蕩落女紅粧」之句）卻是串胡同的，這與現今在戲臺上演唱的卽已不同。光緒中葉，富察敦崇作燕京歲時記，說「大鼓多採蘭贈芍之事，閨閣演唱，已爲不宜」。也許到這時已有女子唱大鼓書，並且所唱的是戀愛一方面的了。

據北平俗曲略說，乾隆年間（一七三六——九四）百本張書目裏已有大鼓書，而乾隆皇帝祀竈時已唱訪賢。李家瑞把大鼓書的開始推早了一百二十幾年，這當然無從駁議。不過據王二渠的腔調考原中所說，訪賢是崑曲，可見高宗所唱的也許是崑曲。至於現存的大鼓書中，似亦無訪賢